比爱更博大

——第五届中俄青年作家论坛（上海）参会俄罗斯作家作品概览

[俄]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季马科娃 作 周一夫 译 张煦 校

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季马科娃，语文学副博士，副教授，奔萨国立大学文学与文学教学法教研室主任。研究兴趣包括阅读推广、区域文学、体裁转型、非虚构类文学以及作者类型研究等。

在当代读者看来，文学作品中“爱”这一主题已经司空见惯，甚至有些陈词滥调。我们的世界已摆脱了经典文本的严谨与协调，我们已经习惯了多维度的领会与感知。但在对生活解读的这种多样性中，生活的基本概念——生活的意义、寻找自身在世界的位置、真理、信仰与爱——依然不变。当代抒情诗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这些概念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被解读为彼此的同义词。对当代作家而言，这些概念的涵义疆界是如此广阔，达到了生活的辩证法所要求的程度，更何况真、善、信这些伦理范畴，本就不可能彼此割裂地加以理解。如此广阔的对世界的认知往往使当代诗人的作品超越了那些已被他们界定的主题范畴。对过去的回忆成为理解当下自身位置的尝试，而爱也被赋予了信仰与接纳生活规律的内涵，以及对过去与当下本体论深度的认知。世界依然“以爱运转”，但在当代抒情诗的镜像中，它比爱更博大。

根据诗歌作品中的抒情诗主人公与周遭现实之间关系的特征，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是那些主人公在观照与沉思，然而并未与世界融为一体的诗作。主人公是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这一点，诗的启示便无法实现，可与此同时，诗歌的主人公又似乎凌驾于这个世界之上。安德烈·安季平的作品就是如此。在他的诗中，在时间层面的交错下（如童年与成年的交错），在对现实的诗意感悟下，在诗歌主人公与他所展露的世界间的内在亲缘关系下，我们可以感受到主人公的独立性与完整性。艺术家应当与被塑造之物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例如他写道：“而幸福终究还是可能的，虽然说：/ 太阳照常升起，而露珠终会蒸发。/ 小窗外的世界何其广阔，就像家，/ 那里妈妈正给自己编一条麻花辫。”安季平笔下主人公的世界以一种深沉的简朴呈现出来，这种简朴的领会本身就是对生活真理的体认：“白天都是一样，夜晚也差不多。/ 而在那禁猎般被守护的角落，/ 分不清谁是流浪汉，谁又是朝圣者：/ 因为这个和那个，都有面包在手里握着。”诗人用以观察生活的那种独特的西伯利亚视角构成了他的行文风格：“应着诗行的号令，应着春日松鸡的啼鸣，/ 冰面将开始颤动，河水将漫过岸堤。/ 而那即将远逝的生命和你最后的欢愉，/ 将如鸽群扑向撕碎的面包，再次相聚。”

丹尼斯·卡尔诺夫的诗歌空间是服从他本人的：作者不仅有从艺术视角认识现实的天赋，他在某种意义上为自己重新创造了现实：“替代那些早已消失之地 / 在纸页上把一座旧城写尽 / 给一条条街区和桥梁命名 / 漫无目的走入熟悉的冷意。”作为诗人与创作者，他能看到时间的流动。在自己的诗行画布上，他重复着一个极为精巧的，由穿透入我们生活那些细节、象征与暗示交织联系而成的系统。卡尔诺夫的诗歌《一粒微光》中，抒情主人公向看不见的对话者说道：“……但请看来自另一边的 / 那些小小的微粒 / 如何编织进我们的世界。”在此，通过对《童话的童话》迷宫般的引喻，通过勃洛克式的半明半暗、烟雾般面纱中的回想与再现，诗人用他的诗歌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

互文性是丹尼斯·卡尔诺夫诗作的显著特征。亚·勃洛克、鲍·帕斯捷